

南華真經評註

第一冊

莊子序

余嘗讀莊子謂其言雖無會而
獨應若超無有而獨存其狂怪
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詎不稱
文章大觀哉乃說者曰其語多

列子遂意為附會之書不知此
以言乎說劍盜跖等篇則可耳
至於叙事汪洋揆辭要渺抑鬱
齊殤犧牛楚相秋水逍遙押闔
諸章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達生死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
大要出於老氏也彼老氏之以
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
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天
下後世言道術者不外焉老氏

蓋深於易而莊則深於老者也
他遊譚不經者無論其曰父子
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
地旨意粹然無謬於九經而爽
愷宏綽足為天下萬世詔間有

詆訾孔氏而陰實尊崇之何其
滑耶大端九經若江海然汪洋
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
靈萬聖淵乎深藏明月照之則
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

地莊子則其中泮滌滄潑洪濤
層起而恣態橫出如蜃市宵鐙
不可方物然詎能出江海外乎
晉人云大造之寥廓清曠風日
熙朝固可寶愛而飄風震雷揚

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不可少
莊生之謂矣善繪者傳其神善
書者模其意莊子傳老氏之神
模九經之意而變其刻畫不在
一字一句之奇也後世學莊生

者得其句法章法而深嚴之體
未備也變化之機未熟也超妙
之理未臻也得為莊子也歟哉
夫文不程古不登於上品見非
卓絕則侑古人之藩籬乃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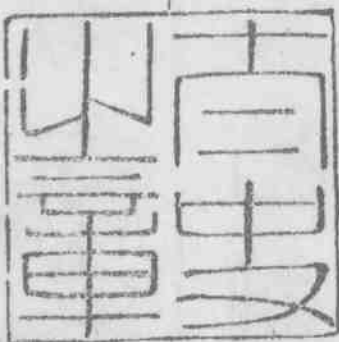
者負靈秉睿符彩琪琚竭生平
精力以從事著述乃不能棲約
恬敏架學飛才成一家言以特
立千載之下與古人並驅齊駕
而徒倚藩籬拾咳唾以為也又

寧不能為莊生負擔竊笑哉要
而論之莊子者九經之庶子老
氏之忠臣也老氏於禮也猶曰
亂首充其說詐為儀秦慘為申
韓流污為鄉愿莊子不失其派

尤能擴大之信可為百家冠矣
莊子而外則多偽書也列子載
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云子
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
子遂有鶡冠子士之托空名以

求傳其言亦可悲也余故以為
特立之難云

中山蔡毅中題



南華真經評註序

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
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
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
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
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
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
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
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
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
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
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
極者也。

